

→ 书里书外

从陌生到熟悉

□ 周莹

很多时候,我一直生活在陌生和熟悉之间。和熟悉的朋友交往,到熟悉的店铺购物,读熟悉的文学作品,甚至是首先熟悉这个作家的名字,或者这个作家的故事,才决定阅读这个作家的某部作品。偶尔,读一些陌生的书名,知道一些陌生的作家的名字。

熟悉和陌生,就好像我的左膀右臂。我习惯于自己固有的思维,经常性地扭头看着右手的指尖,那边是熟悉的部分,而常常忽略左手那边的指尖,那是我相对陌生的一部分。

我从未试图打破这种僵局。熟悉和陌生,就好比两个极端,伸向左右两个不同方向的指尖。因而我认定它们从来不会发生冲突。

其实,我错了。从陌生到熟悉,需要一个过程。从熟悉到陌生,应该是没有明确界限的。我需要打开从陌生到熟悉之间的那扇门,走进来,让陌生变成熟悉,让陌生不再陌生。阅读,就是打开这扇门的金钥匙。我只需要握着金钥匙轻轻一扭,门就自然打开了。

手捧一本陌生的书——《查令十字街 84 号》,我犹豫着,读,还是不读呢?陌生的书名,一点都没有吸引我的眼球。也许是因为我阅读习惯的偏爱,也许是对陌生书名的望而生畏或者不屑一顾,也许是阅读视野被禁锢的原因,总之,我没有强烈的想要阅读下去的欲望。

这本书,被我放置了半天。仅仅只是半天,我再次捡起来,坐在沙发上阅读。

阴雨连绵的午后,窝在沙发上阅读一本陌生的书,这却是一种惬意的状态。与陌生衔接,与陌生亲近,与陌生相撞,情感的火花在内心深处被点燃,接着熊熊燃烧了起来。

我的视野发生了改变。改变,因为一本书。改变在一个午后,因为一份执着的热爱。凡是陌生的经验,都可以给我往日的习惯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

这本书也是。这本名叫《查令十字街 84 号》的书,据说被全球热爱阅读的人深深喜爱着、阅读着、传递着。它讲述了纽约女作家海莲和一家伦敦旧书店的书商弗兰克之间关于书和情感的故事。他们双方相隔万里却终身未曾谋面。认识的二十年间,两个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莫逆之交。这份真挚的感情,令我动容。世界之大,唯有情义长存。不管是对于买书、讨论书,还是平淡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海莲都是充满了激情和热爱的。这些细微的情感,已经蕴含在书信中的字里行间了。相信聪明的读者,一定能够从这些语句中悟出什么是温暖和信任,以及什么是快乐和感动。

人类最可贵的品质,在海莲这个读书人身上很突出地彰显出来了。她是一个风趣、幽默、俏皮、真诚、友爱、执着又率真的人。我欣赏她、敬重她,喜欢她身上洋溢着的那股

子热情劲儿。

因为爱上了一本书,而喜欢一个人。我非常喜欢这本流露出真情实感的《查令十字街 84 号》。我猜想,凡是乐于读书的人,都会喜欢这本书的。读者先是被两个读书人身上的那种热情感化了,然后才会对这本书的内容产生好奇、了解和认识的欲望。

这本书里的诸多信件集中在一起,既表达出了海莲对书的满腔热忱,也透露出了她对弗兰克的深深的爱恋。海莲就像一名优秀的向导,引导着我走进这本书中,目光在一封封书信的字里行间跳跃着。这样的一种阅读经历,既愉悦又温暖。有心的海莲,把他们二十年间来往的书信汇集集成书,这种价值早已超越了阅读这本书的意义。据说,这本书已被译成数十种语言,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广为流传。应该说,是这本书的灵魂在闪光呢。

一份美丽的遇见,存在于《查令十字街 84 号》这本书中。辽阔宇宙,茫茫人海,纽约女作家海莲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走过春夏秋冬,跨越万水千山,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精神伴侣——弗兰克。而作为一家伦敦旧书店的书商,弗兰克因为和海莲有着共同的爱好,才演绎了这一段跨越二十年的因书结缘的感人故事。当然,海莲率真可爱的性格也是招人喜欢的缘故之一。好看的面孔很多,有趣的灵魂太少。海莲属于一个有趣的人,她俘获了每一个读到这本书的读者的

心。

午后,我美滋滋地品完一杯茶,慢悠悠地读完这本书,心情顿时轻松愉悦起来。原来陌生的阅读,也是有美感的哟。

我的视野和思考得到一次很大的改变。感谢这本书的故事,感动于这本书的主人公纯洁真挚的情感。

读完这本书,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一个爱书人的生活的情怀之间的那种美好和美妙的感觉。时过境迁,虽然读着这本书的时候,书中的人物已经不在人世了,然而他们的故事在时光隧道里,却依然是那么鲜活。那些在书中的文字世界里存在过的故事,将与我们相伴到终老,正如这本书中的情感一样,也将是永恒的。

我的阅读,从陌生到熟悉;我的思维,从小我走向大我。

一本陌生的书,改变了我的阅读理念。从陌生到熟悉的距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但往往是这一步之遥的距离,固化了平淡的思维,捆绑了超越的翅膀,限制了想象的飞跃。超越,从改变的那一刻开始。超越自己虽然不容易,但越是不容易的事情,我越是想要努力去做到,甚至想好了一定要有一个超越之后的结果,让阅读迈上一个新台阶,进入一个新境界,看到一片新天空,拥有一个诗意的远方。

阅读与热爱,生活与生命,物质与精神,陌生与熟悉,就这样相融了。

→ 长堤短歌

望海潮·濮阳

□ 程云宇

龙庭福地,文宗故里,万年斗转星移。张祖挽弓,颀顶定鼎,秦皇跑马成堤。风卷大王旗。魏武有旧治,郑令堪习。卫水秋风,龙潭夜雨几曾稀?

桑田沧海今昔。看长河跃鲤,湖荡飞鸢。花树弄姿,翎羽唱和,老耄豆蔻嗜嘻。人在画图栖。造化随人意,利占云泥。物阜民丰业举,更广阔如棋。

秋日二首

□ 未知

对月

秋深月明溢清寒,
叶落影疏滋愁生。
月圆花好不常有,
长夜添衣过五更。

倩影

二十年来倩影随,
颦笑眼前总芳菲。
岁月多情人未老,
秋日黄花胜春归。

→ 心香一瓣

父亲的冲担

□ 王平亮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年了。他生前用过的一条冲担,至今仍孤独地立在三弟的收藏间里。

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冲担,槐树做的,浑身结满大大小小的痂。一条条深深的裂纹,不知吸纳了父亲多少汗水。两端各钉有一个尖尖的铁角,早已锈迹斑斑。

这条冲担见证了父亲半生的苦难和艰辛,也见证了时代的沧桑变迁。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家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却有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们拼死拼活地劳动,但每年下来,我们家都是超支户。粮食不够吃,胡萝卜、红薯成了我们的主食。这些都吃完了,父亲就只好低声下气地去找乡邻们借。他顶着夜色,挑着冲担,拿着口袋,去敲人家的门,不知看了多少冷脸色,才借回来一小担粗粮。

那时候,家里没有多少经济来源,所有的用度全指望父亲把生产队分的稻草、碾米的糠,或者他自己割的干柴,挑到十几里外的集市去卖钱。

记得那年腊月,北风呼啸,我陪父亲去卖荸荠。我们半夜三更就起床,父亲用冲担挑着一大担,我只挑一小担。天黑咕隆咚的,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满是冰碴儿的车辙里。父亲的冲担被沉重的荸荠压得吱吱作响。十多里的冰碴儿路,我们谁都没有吭声,只是憋足劲儿朝前跨。到集市时,天还没亮。我们又冷又饿,缩在一个墙角避风。那两担荸荠,卖了四块多钱。靠着这四块多钱,我们过了一个香喷喷的新年。

这条冲担浸透了父亲的泪水和血汗,苦难与艰辛,也承载着父亲卑微的希望。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农村实现了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的那几天,父亲整天笑得合不拢嘴。他说终于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

父亲依然用冲担挑水、挑草肥,但脚步不再像从前那样沉重。冲担一闪一闪地在父亲的肩上起伏,仿佛跳着轻盈的舞蹈,仿佛父亲对未来燃起的希望。

随着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家里添置了一台手扶拖拉机。买回来的那天,父亲左看一看,右摸一摸,然后开着它沿着麦场转了一圈又一圈。母亲站在一旁打趣,你看,你爸像个小娃。我们全家人都看着父亲笑。

有了手扶拖拉机,就不用冲担挑东西了。我家彻底结束了肩挑手提的时代。父亲的体力活明显减少,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但我多次看见闲眼的时候,父亲用手巾擦拭这条冲担,那眼神柔软得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

时光匆匆,父亲已经走了三年了,这条冲担作为父亲的遗物保存了下来。睹物思人,不禁感慨系之。这条伤痕累累的冲担,像我的父亲,也像天下千千万万饱经沧桑的父亲。



→ 漫步经心

天边有多远

□ 康学森

好像是在正房的里间屋,我同三舅靠在炕头上拉呱儿。我问,三舅,你说天边有多远?三舅笑着说,天边啊,是永远没头的。没头?我不相信。任何东西总得有头啊,比如我们这间屋子,三间,东墙外是胡同,西头呢,是牛圈,这不到头了?比如黄楼村,东头出了村就是孙庄,西头是一个叫白堂的村子,这不也到头了?我还见过县城的广场,那个大啊,把黄楼村放好几个也填不满。但是,再加一个呢,再加两个呢?哈哈,满了吧?我为自己的推论有些暗自得意,哼,会有无限远的东西?

后来,我对自己的推论有些动摇了。不是长大以后学了物理,知道了宇宙有限无界的知识,而是不久我又一次思考这些问题时,感觉问题并不像自己理解的那样,天边是个房子、村子,甚至广场。假设天地是混沌的一团,感觉是到头了,但对未知的东西再开掘下去,里面肯定还有空间。无止境地挖掘下去就有无止境的空间,那么,天的尽头就是没有尽头了。心里这么想着,但嘴上不能认输,就干脆回避这个问题,不再跟三舅探讨天有多远、地有多大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没再见过三舅。后来,我偶尔听黄楼村来的人说,三舅去了山西,在煤矿上挖煤。我不管这些,仍然同我的小朋友昏天黑地地疯玩。偶尔想起三舅的日子,又会傻傻地望着天边,郁郁寡欢。

日子像火车般飞驰。1976 年,我的姥爷去世。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回黄楼村给姥爷送殡的时候,不知为何没见到三舅。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高中毕业,穿上军装,到比三间屋子,黄楼村,县城的广场大得多的地方驻守祖国的神圣领土去了。我第一次领略到天地的无边无际是在新疆,我算着飞机时速近千公里,飞了四五个小时,还是没飞到天的尽头。我再次想,无限远是多远呢?其实,这个时候,三舅已在山西出事了,死于煤矿的塌方事故。一个生命在黑暗的地底永远没有出来。他是为我探寻天地的尽头吗?他说过,到了尽头再挖掘,还有无限的空间。他还想着再见到我时,用实际经历来验证自己所说的话吗?

后来的日子,我回去过黄楼村。时隔三十多年,我已找不到三舅的那三间屋子。他的音容笑貌,也在我的记忆里模糊了。我甚至不知道他死时的年纪,是否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

天边有多远?除了三舅,还能有谁与我讨论这个玄而又玄的问题?我感觉这不仅是自然的问题,它还是哲学命题,掺杂着生命、感情、愿望等。它开启了一个懵懂少年对未知世界的无限遐想。

下次再到黄楼村,我计划寻找一下当年三舅屋子的旧址。也许,那屋子早已不存在了。但那也要去寻找,去看看,去仔细聆听一下一个大孩子对一个小孩子说,天确实是没有尽头的,不骗你,我挖过。天漆黑一片,挖着挖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悄然绽放 (摄影) 王慧

■ ■ ■



金堤

亲近自然 (摄影) 苗青

→ 袖珍小说

末位淘汰

□ 顾盛红

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孔明中学的张校长欣喜地看着初三班级王欣的成绩。王欣教的那个班,语文成绩一直是全年级第一,这次又是。看到李明班的成绩,他不禁皱起眉头。李明教的班,语文成绩总是倒数第一,这次又是。

张校长听说,云海中学的初三年级实行民主评议末位淘汰的办法,把差的老师送走了,整个初三年级的整

体成绩上升了不少。张校长觉得可以仿效,嘴角不由地上扬了。

孔明中学在会议室召开了关于教师竞聘的专题会议,学校中层以上干部参加。大家一致同意张校长的这个建议,决定先从初三年级开始试行。

为了公平起见,张校长不参与,大家采取无记名的方式进行投票,让整个年级组的老师投票,给每个老师

打分。得分最少的淘汰。

会议室的气氛有点紧张。初三年级组的 15 位老师把打分的纸条塞进投票箱,年级组长拿出投票箱中的纸条,把名字写在黑板上面,进行记分。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大家发现,李明的分数竟然最高,得了 140 分,而王欣的得分只有 20 分。年级组长又仔细检查了一遍,他惊呆了,赶忙把这个情况向张校长作了汇报。

张校长心急火燎地从外面赶回来,狠狠地抽了一堆烟。这是他自酿的苦果,他苦思冥想,终于恍然大悟。他的方案是对的,但他忘了人性中最弱的一点。大多数老师认为,今年走了最差的老师,可能明年就轮到自己了。因此,宁可牺牲最好的,也不能赶走最差的。

→ 流年光影

打你的青春路过

□ 宋太献

为,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给予我的这种快乐。

可是,打你的青春路过,却不能拥有你的全世界。

总有一种外力,我们抵挡不住;总有一种距离,我们无法抵达;总有一种安排,让我们的手再也不会相牵。

那种痛彻心扉,那种欲哭无泪,那一段的深夜哭泣和那一阵子的心灰意冷,仿佛熊熊大火瞬间被大雨浇灭,只留下满地碎痕。

直到在一个对的时间里,再遇到一个对的人,心,才再次燃烧起来。然后,在对方的世界里走到终点。

一直絮絮叨叨,让我们忘记了四季,忘记了日月,忘记了风雪,忘记了归路。

一路走来,我们的手牵着,即便牵得生了热,出了汗,也舍不得松开。

说过的许许多多的话,填充着我们的青春之路。整个世界,只有一个人的声音在耳边萦绕,让我们再也听不到别人的叮咛,吩咐,还有呼唤。

只恨不得,今后的路就这样,没有终点,永远安详,永远静好,永远温情脉脉,永远鲜花盛开,永远暖,永远热。恨不得时光从此凝固,从此冰冻。

打你的青春路过,我曾经欣喜万分,因

■ ■ ■

打你的青春路过,回望的每一秒,都是一幅唯美的画卷,在我记忆的幻灯机里播放。

可是,总有一句话,还让走过青春之后的我们,在某个无眠的夜,望着满眼的黑暗,辗转反侧。我们的青春究竟在哪个路口跟我们道了别?我们究竟走错了哪一步?当年能否再用力地继续坚持一下,哪怕只是一下,还会有某一刻的心痛吗?

打你的青春路过,分道扬镳之后,永远不会落井下石,永远心存祝福。

打你的青春路过,永远念念不忘,永远不再打扰。

■ ■ ■